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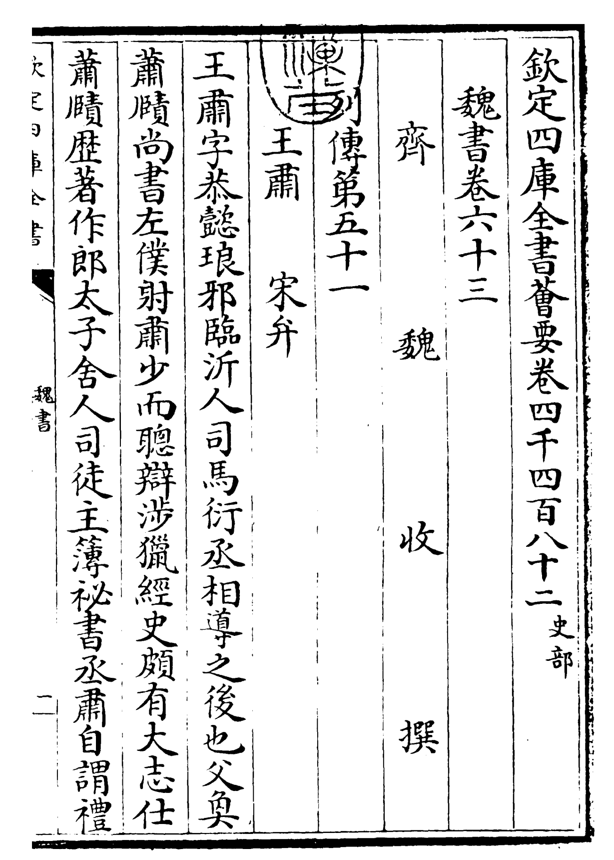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六十三
　　　　六十四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八十二 史部

魏書卷六十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一

王肅 宋弁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司馬衍丞相導之後也父奐蕭賾尚書左僕射肅少而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蕭賾歷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書丞肅自謂禮

易為長亦未能通其大義也父奐及兄弟並為蕭賾所
殺肅自建業來奔是歳太和十七年也高祖幸鄴聞肅
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高祖甚
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陳説治亂音韻雅暢深會
帝旨高祖嘉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因言蕭
氏危滅之兆可乘之機勸高祖大舉於是圖南之規轉
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能間也或屏左右
相對談説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

君臣之際猶玄德之遇孔明也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蕭鸞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為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投化之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於是假肅節行平南將軍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降者萬餘高祖遣散騎侍郎勞之以功進號平南將軍賜駿馬一匹除持節都督豫闕東郢三州諸軍事本將軍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于撫接

治有聲稱尋徵肅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勑又詔曰肅丁荼虓世志等伍胥自拔吳州膺求魏縣躬操忘禮之本而同無數之喪誓雪怨恥方展申復窮諭再朞蔬緼不改誠孝世之高風末代之孝節也但聖人制禮必均愚智先王作則理齊盈虛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之曾參居罰寧其哀終吳員處酷豈聞四載夫三年者天下之達喪古

令之所一其雖欲過禮朕得不制之以禮乎有司可依
禮諭之為裁練禫之制二十年七月高祖以久旱不雨
輟膳三日百寮詣闕引在中書省高祖在崇虛樓遣舍
人問曰朕知卿等至不獲相見卿何為而來肅對曰伏
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羣臣焦怖不敢自寧臣聞堯水
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
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臣又聞至於八月不雨然後君
不舉膳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内微為少澤

蒸民未闕一飡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高
祖遣舍人荅曰昔堯水湯旱頼聖人以濟民朕雖居羣
黎之上道謝前王今日之旱無以救恤應待立秋克躬
自咎但此月十日已來炎熱焦酷人物同悴而連雲數
日高風蕭條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
致也肅曰臣聞聖人與凡同者五常異者神明昔姑射
之神不食五穀臣常謂矯今見陛下始知其驗且陛下
自輟膳以來若天全無應臣亦謂上天無知陛下無感

一昨之前外有滂澤此有密雲臣即謂天有知陛下有感矣高祖遣舍人答曰昨内外貴賤咸云四郊有雨朕恐此輩皆勉勸之辭三覆之慎必欲使信而有徵比當遣人往行若果雨也便命大官欣然進膳豈可以近郊之内而慊慨要天乎若其無也朕之無感安用朕身以擾民庶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蕭鸞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豫南兗東荆東豫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持節中正

刺史如故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二十二年既平漢陽詔肅曰夫知已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恤禍思義焉措卿情同伍員懷酷歸朕然未能翦一讎人殲彼凶帥何嘗不興言憤歎羨吳閭而長息比獲蕭鸞輔國將軍黄瑶起乃知是卿怨也尋當相付微望紓泄使吾見卿之日差得緩懷初贖之收肅父與也司馬黄瑶起攻與殺之故詔云然高祖之伐淮北令肅討義陽未剋而蕭鸞遣將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為叔業

所敗肅表求更遣軍援渦陽詔曰得表覽之憮然觀卿意非專在水當是以藻等銳兵新敗於前事往勢難故也朕若分兵遣之非多會無所制多遣則棊旅難闕令日之計唯當作必尅之舉不可為狐疑之師徒失南兖也卿便息意停彼以圖義陽之寇宜止則止還取義陽宜下則下鎮軍淮北深量二途勿致重爽若孟表糧盡軍不及至致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以赴渦陽叔業乃引師而退肅坐劉藻等敗黜為平南將軍

中正刺史如故高祖崩遺詔以肅為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為宰輔徵肅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等參同謀謨自魯陽至於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並敬而昵之上下稱為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己之上以為憾焉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内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其言恒降而避之尋為澄所奏劾稱肅謀叛言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

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昇明退闇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稔于兹諸依舊式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内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蕭寶卷豫州刺史蕭懿率衆三萬屯於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懿遣將胡松李居士等領衆萬餘屯據死虎肅進師討擊大破之擒其將橋琨等斬首數千進討合肥

生擒叔獻蕭懿棄小峴南走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勞之又問江左有何息耗肅曰如聞崔慧景已死寶卷所仗非邪即佞天殆以此資陛下廓定之期勢將不久以肅淮南累捷賞帛四千七百五十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户餘如故尋以肅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餘官如故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納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絶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

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高祖每以此為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世宗為舉哀詔曰肅奄至不救痛惋兼懷可遣中書侍郎賈思伯兼通直散騎常侍撫慰厥孤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務令優厚又詔曰死生動靜卑高有域勝達所居存亡崇顯故杜預之殁窆于首陽司空李沖覆舟是託顧瞻斯所誠亦二代之九原也

故揚州刺史肅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
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沖頂兩墳
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本官如故有司
奏以肅忠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肅宗初詔為肅
建碑銘子紹襲
紹字三歸歷官太子洗馬員外常侍中書侍郎卒贈輔
國將軍徐州刺史
子遷襲武定中通直常侍齊受禪爵隨例降

紹弟理孝靜初始得還朝武定末著作佐郎紹肅前妻

謝生也肅臨薨謝始攜二女及紹至壽春世宗納其女

為夫人肅宗又納紹女為嬪

肅弟秉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世宗初攜兄子誦

翊衍等入國拜中書郎遷司徒諮議出為輔國將軍幽

州刺史卒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

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儁風流

甚美自員外郎司徒主簿轉司徒屬司空諮議通直常

侍汝南王友遷司徒諮議加前軍散騎常侍光禄大夫
出為左將軍幽州刺史未幾徴為長兼祕書監徙給事
黄門侍郎肅宗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
讀詔書音制抑揚風神疎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
初於河隂遇害年三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
司空公徐州刺史謚曰文宣
子孝康武定中尚書郎中卒
孝康弟儁康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

卒贈征虜將軍太府少卿

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自著作佐郎稍遷尚書郎員外常侍司空諮議光禄大夫廷尉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仍轉七兵徙太常卿出為散騎常侍征東將軍西兖州刺史衍届治未幾屬爾朱仲遠稱兵内向州既路衝為其攻逼衍不能守為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其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除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孝静初轉侍中將軍如故天平三年卒年五十

二勑給東園祕器賵物三百段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兖
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徐州刺史謚
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笁虢於西兖為仲遠所害
其妻子饑寒衍置之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
翊字士游肅次兄琛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歷司
空主簿清河王友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乂
超拜左將軍濟州刺史尋加平東將軍清静愛民有政
治之稱入為散騎常侍孝莊初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禄

大夫領國子監祭酒永安元年冬卒年三十七贈侍中衞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

子淵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宋弁字義和廣平列人人也祖愔與從叔宣博陵崔建俱知名世祖時歷位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賜爵列人子還拜廣平太守興安五年卒贈安遠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惠長子顯襲爵弁伯父世顯無子養弁為後弁父叔珍李敷妹夫因敷事而死弁才學儁贍少

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師見尚書李沖因言論移日沖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與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為祕書丞弁自中散彪請為著作佐郎尋除尚書殿中郎中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為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於蕭賾賾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

為志氣謇諤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邃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右高祖曾論江左事因問升曰卿比南行入其隅隩彼政道云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升對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旣以逆取不能順守德政不理徭役滋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為幸後車駕南征以升為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靽者斬而徇之於是三軍振懼

莫敢犯法黄門郎崔光薦并自代高祖不許然亦賞光
知人未幾以并兼黄門尋即正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
内外羣官并定四海士族并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
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并因毀之至
於舊族淪滞人非可忌者又中達之并又為本州大中
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為時人所怨從駕南討詔并於豫
州都督所部及東荆領葉皆減戍士營農水陸兼作遷
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黄門并屢自陳讓高祖曰

吾為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為治且常侍者黃門之麤冗領軍者二衞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始高祖北都之選也李沖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有恨於沖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沖沖謂彪曰爾如狗耳為人所嗾及沖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為民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高祖在汝南不豫大漸旬有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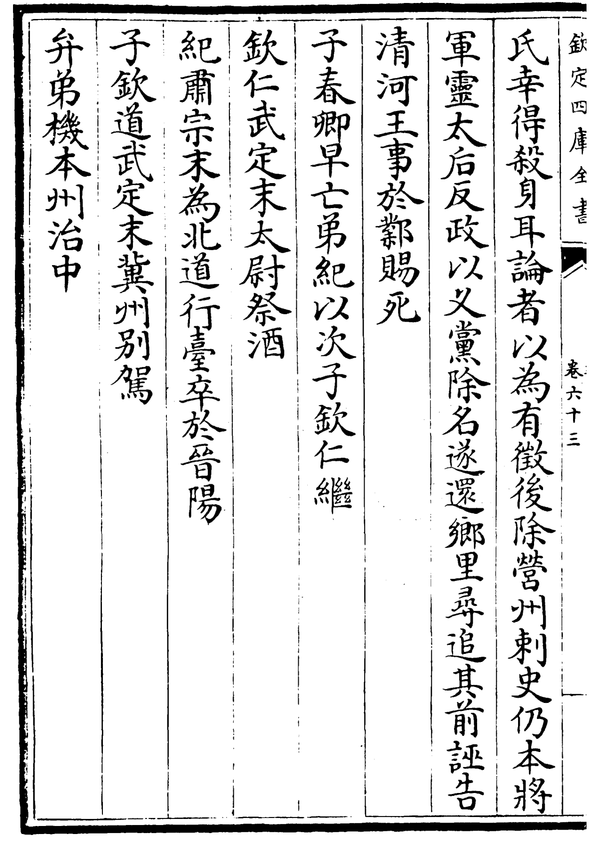
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知致悲泣弁獨進及御床歔
欷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顏毀瘠乃爾由是益重之車
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
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祠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可不自
勉弁頓首辭謝弁劬勞王事夙夜在公恩遇之甚輩流
莫及名重朝野亞於李沖高祖每稱弁可為吏部尚書
及崩遺詔以弁為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已
先卒年四十八詔賜錢十萬布三百疋贈安東將軍瀛

州刺史諡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高祖以郭祚
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
臣家未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
儁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
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
自矜殊為可怪

長子維字伯緒維弟紀字仲烈維少襲父爵自員外郎
遷給事中坐謟事高肇出為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

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之子薦為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政委任元乂而乂恃寵驕盈懌每以分理裁斷乂甚忿恨思以害懌遂與維為計以富貴許之維見乂寵勢日隆便至乾沒乃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欲謀逆立懌懌坐被錄禁中文殊父子懼而逃遁鞫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宮西別館禁兵守之維應反坐乂言於太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為燕州昌平郡守紀為秦州大羌令維及紀

頗涉經史而浮薄無行懌親尊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懌
眷賞而無狀搆間天下人士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乂
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懌徵維為散騎侍郎
紀為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甚昵之維超遷通直常侍乂
除冠軍將軍洛州刺史紀超遷尚書郎初弁謂族弟世
景言維性踈險而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也世景以
為不爾至是果然聞者以為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
尚書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凶踈終敗宋



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為有徵後除營州刺史仍本將軍靈太后反政以乂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賜死

子春卿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繼

欽仁武定末太尉祭酒

紀肅宗末為北道行臺卒於晉陽

子欽道武定末冀州别駕

弁弟機本州治中

子寶積卒於中散大夫

弁族弟頼字文賢自奉朝請稍遷尚書郎魏郡太守納

貨劉騰騰言之於元乂以頼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頼

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頼夢見之向頼拜曰新婦令被

處分為高崇妻故來辭君泣然流涕頼旦而見崇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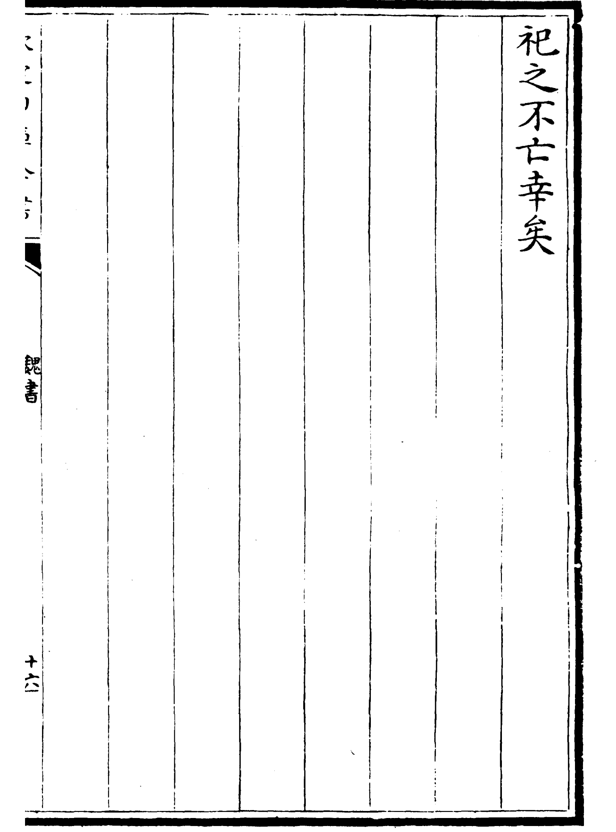
崇後數日而卒

頼族弟爕字崇和廣平王懐郎中令員外常侍為征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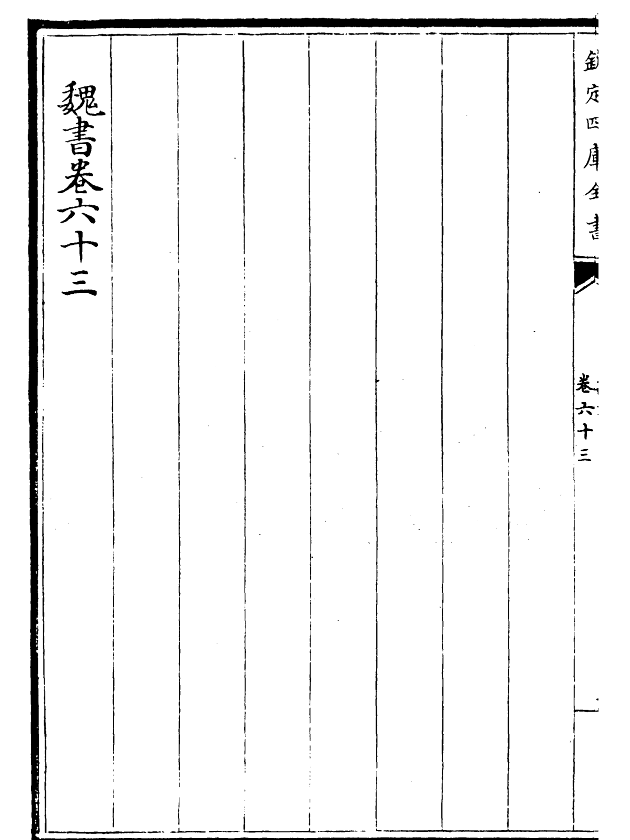
李平司馬北殄元愉頗有賛謀之功

變族弟鴻貴為定州平北府參軍送兵於荆州坐取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疎凡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史臣曰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也王肅流寓之人見知一面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榮仕赫然寄同舊列美矣誦翊繼軌不殞光風宋弁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其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羊舌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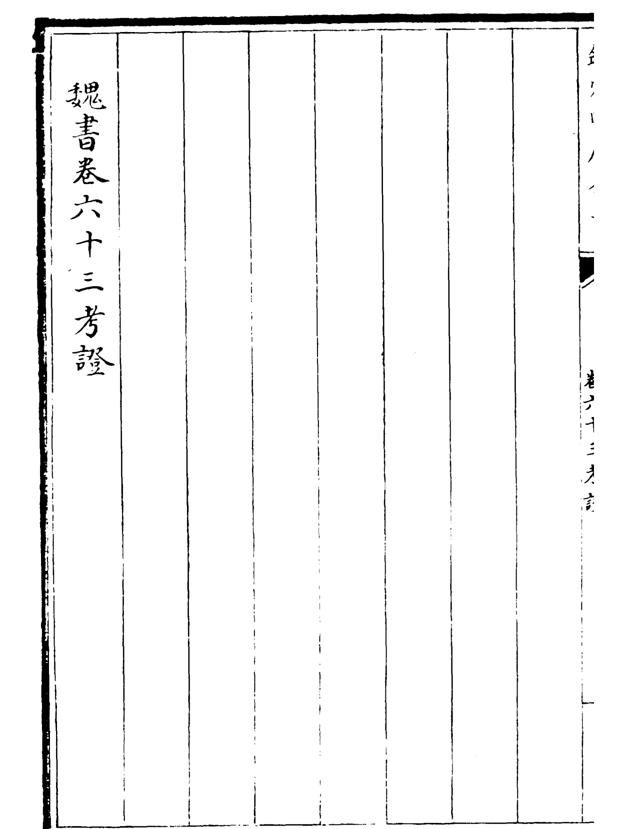
祀之不亡幸矣



魏書卷六十三

魏書卷六十三考證

宋弁傳詔弁於豫州都督所部及東荆領葉皆減戍士營農水陸兼作○減字當是減字之訛領葉當是地名而亦有訛字



魏書卷六十三考證

魏書卷六十四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二

郭祚 張彝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郭淮弟亮後也祖逸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世祖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終

贈光禄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而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歴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王希彦逸妻之姪共相賙恤得以饒振高祖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黄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高祖甚知賞之從高祖南征及還正黄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

琅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明聖自唯幸甚因勑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高祖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高祖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為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高祖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高祖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

略號為多事祚與黄門宋弁參謀幃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高祖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温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勤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高祖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因入見高祖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陛下聖鏡照臨論才授職進退可否黜陟幽明品物既彰人倫有序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

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啟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為伯高祖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世宗詔以姦吏逃刑懸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慎獄審刑道煥先古垂憲設禁義纂惟今是以先王沿物之情為之軌法故八刑備於昔典姦律炳於來制皆

所以謀其始迹訪厥成罪敦風厲俗永資世範者也伏惟旨義博遠理絶近情既懷愚異不容不述誠以敗法之原起於姦吏姦吏雖微敗法實甚伏尋詔旨信亦斷其逋逃之路為治之要實在於斯然法責止姦不在過酷立制施禁為可傳之於後若法猛而姦不息禁過不可永傳將何以載之刑書垂之百代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懸名永配於眚不

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為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值歲不稔闔境飢敝矜傷愛下多所賑恤雖斷決淹留號為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于今思之入為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

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黄門參議刋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宫門至於馬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世宗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宫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世宗幸東宫肅宗幼弱祚懐一黄甂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爲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黄甂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

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
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
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為限不得計殘年
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
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從舊來之旨為從景明之斷
為從正始為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為三等
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第之人三年轉半階今
之考格復分為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

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為依何第景明三年

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昇退今既通考未
審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為第隨前後年斷各自
除其善惡而為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為差此條以
寡愆為最多戾為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為多戾
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為一負罪
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
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
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

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為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惣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

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請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世宗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劔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蕭衍遣將康絢過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悖擅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然古諺有之敵不可縱夫以一酌之水或為不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草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十人領羽林一萬五千人并科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遄令撲討擒斬之勳一如常

制賊資雜物悉入軍人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誠知農桑之時非發衆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爾昔韋顧跋扈殷后起昆吾之師玁狁孔熾周王興六月之伐臣職忝樞衡獻納是主心之所懷寧敢自嘿并宜勑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出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沖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為左丞又兼黃

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沖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二十餘年位秩隆重而進趨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奏聞及為征西雍州雖喜於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奉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

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時年六十七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高祖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真偽今自未辨我家何為滅之然主上直信李沖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咸以祚為祟

祚長子思恭弱冠州辟為主簿早卒思恭弟慶禮以第
二子延伯繼
延伯襲祖爵東光伯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將作大匠齊
受禪爵例降
思恭弟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
初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
事中郎公彊當世善事權寵世號之曰郭尖肅宗時遷
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中書侍郎未拜而卒年五十一

子季方武定中膠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景尚弟慶禮字叔為祚所愛著作佐郎通直郎卒贈征
虜將軍瀛州刺史
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
後率戶歸國世祖嘉之賜爵平陸侯拜平遠將軍青州
刺史祖準之襲又為東青州刺史父靈眞早卒彝性公
彊有風氣歷覽經史高祖初襲祖侯爵與盧淵李安民

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為主客令安民與
彝並為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
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寮
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東西馳使
有所巡檢彝恒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
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為伯轉太中大夫仍行
主客曹事尋為黄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
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顔貌毁瘠當

世稱之高祖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勲進爵為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廵察陜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坐舉元昭為兼郎中黜為守尚書世宗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世宗親政罷六輔彝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出京奔走為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虎非兕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

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威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以勳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彝表解州任詔不許彝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民庶愛仰之為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為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於世宗稱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

遣直後萬貳輿馳驛檢察貳輿肇所親愛必欲致彛深
罪彛清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
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
朝拜久之除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彛愛好知已輕忽
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高上
表曰臣聞元天高朗尚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淵湛猶藉
衆流以增大莫不以孤照不詣其幽獨深未盡其廣先
聖識其若此必取物以自誡故堯稱則天設謗木以曉

未明舜稱盡善懸諫鼓以規政闕虞人獻箴規之旨盤盂著舉動之銘庶幾見善而思齊聞惡以自改眷眷於悔往之衢孜孜於不逮之路用能聲高百王卓絶中古經十氏而不渝歷二千以孤鬱伏惟太祖撥亂弈代重光世祖以不世之才開盪函夏顯祖以溫明之德潤伏九區高祖大聖臨朝經營云始未明求衣日昃忘食開翦荊棘徙御神縣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海東雜種之渠衡南異服之帥沙西氊頭之戎漠北辮髮之虜重譯納

貢請吏稱藩積德懋於夏殷富仁盛於周漢澤敎既周
武功亦匝猶且發明詔思求直士信是蒼生薦言之秋
祝史陳辭之日況臣家自奉國八十餘年紆金鏘玉及
臣四世過以小才藉蔭出仕學慙專門武闕方畧早荷
先帝眷佽之恩未嘗陛下不遺之施侍則出入兩都官
歷納言常伯忝牧秦藩號兼安撫實思碎首膏原仰酬
二朝之恵輕塵碎石遠增嵩岱之高輒私訪舊書竊覿
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配天隆家之業修造益民之竒

龍麟雲鳳之瑞畢宮愛物之仁釋網改祝之澤前歌後舞之應圄圄寂寥之美可為輝風景行者輒謹編丹青以標睿範至如太康好田遇窮后迫禍武乙逸禽罹震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殷紂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幽王遇惑死亦相尋曁於漢成失御亡新篡奪桓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骨肉相屠終使聰曜鴞視并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罔不畢載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

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曰歷帝圖亦謗木諫鼓虞人盤盂之類脫蒙置御坐之側時復披覽冀或起予左右上補未萌伏願陛下遠惟宗廟之憂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賢君棄其惡主則微臣雖沉淪地下無異乘雲登天矣世宗善之彝又表曰竊惟皇王統天必以窮幽為美盡理作聖亦假廣採成明故詢於芻蕘著之周什輿人獻箴流於夏典不然則美刺無以得彰善惡有時不達逮於兩漢魏晉雖道有隆

汚而被繡傳檄未始闕也及惠帝失御中夏崩離劉符專據秦西燕趙獨制關左姚夏繼起五涼競立致使九服摇摇民無定主禮儀典制此焉堙滅曁大魏應歷撥亂登皇翦彼鯨鯢龕龍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輝七帝積聖如神高祖遷鼎成周永兹八百偃武修文憲章斯改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名焉猶且慮獨見之不明欲廣訪於得失乃命四使觀察風謡臣時忝常伯充一使之列遂得仗節揮金宣恩東夏周歷於

齊魯之間遍馳於梁宋之域詢採詩頌研檢獄情實庶片言之不遺美刺之俱顯而才輕任重多不遂心所採之詩並始申目而值鑾輿南討問罪宛鄧臣復忝行軍樞機是務及輦駕之返膳御未和續以大諱奄臻四海崩慕遂爾推遷不及聞徹未幾改牧秦蕃違離闕下繼以譴疾相纒寧丁八歳常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以為深憂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施察臣往罪之濫矜臣貧病之切既蒙崇以祿養復得

拜掃丘墳明日友朋無所負愧且臣一二年來所患不劇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今寫上呈伏願昭覽勑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墜於丘井臣之願也肅宗初侍中崔光表曰夔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為多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匄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齊行聖庭帖穆

選叙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疾而自彊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欽賢愛奬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徽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預有開拔漢中之勳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

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幾將千
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
瓦石擊打公門上下畏懼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掠道
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爇堂下捶辱極意
唱呼嗸嗸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
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
之於煙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為
驗仲瑀傷重走免爇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

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彛臨終口占左右上啓曰臣
自奉國及孫六世尸祿素餐負恩唯靦徒思竭智盡誠
終然靡效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益治實多既曰有
益寧容默爾通呈有日未簡神聽豈圖衆忿乃至於此
臣不能禍防未萌慮絕殃兆致令軍衆橫嚚攻焚臣宅
息始均仲瑀等叩請流血乞代臣死始均即陷塗炭仲
瑀經宿方穌臣年已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見此
苦顧瞻災酷古今無比臣傷至重殘氣假延望景顧時

推漏就盡頃刻待終臣之命也知復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為益國臣便是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不負二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長離紫庭戀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眷力喘奉辭伏願二聖加御珍膳覆露黔首壽保南嶽德與日昇臣夙被蒭豢先後銜恩欲報之期昊天罔極亡魂有知不忘結草奏遂卒時年五十九官為收掩羽林凶彊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即為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

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創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布帛千匹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為張彛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苦以至於此初彛曾祖幸所招引河東民為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至於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别有數萬戶故高祖比校天下民戶最為大州彛為黄門每侍坐以為言高祖謂之曰終當以卿為刺史酬先世誠效彛追高祖往旨

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彞亡後靈太后云彞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

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有文才司徒行參軍遷著作佐郎世宗以彞先朝勳舊不幸疹廢特除始均長兼左民郎中遷員外常侍仍領郎始均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志為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為三十卷又著冠帶錄及諸賦數十篇今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

督元遥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為行臺忿軍士重以首級為功乃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於烟炭之間有燋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謚曰孝

子㬎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㬎弟晏之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仲瑀司空祭酒給事中

子台儀同開府參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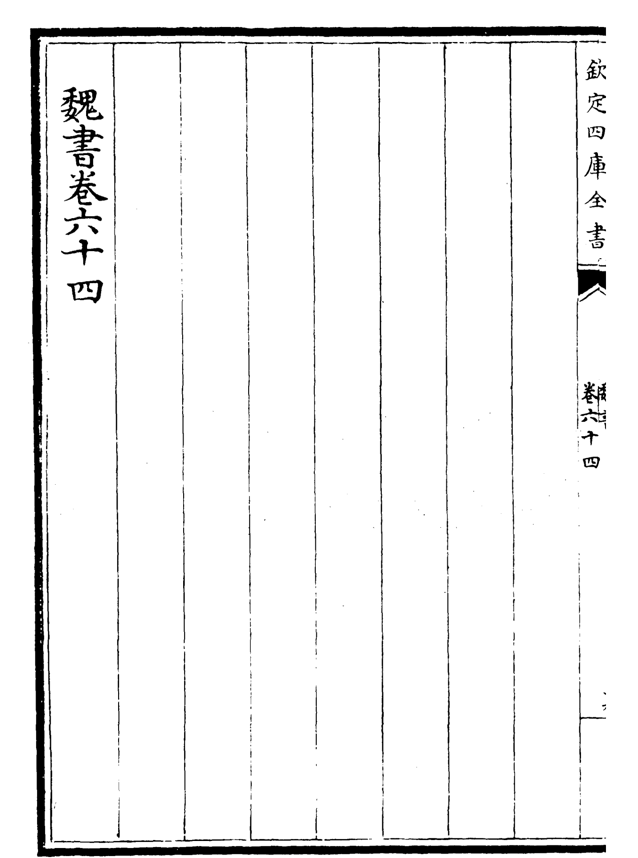
仲瑀弟珉著作佐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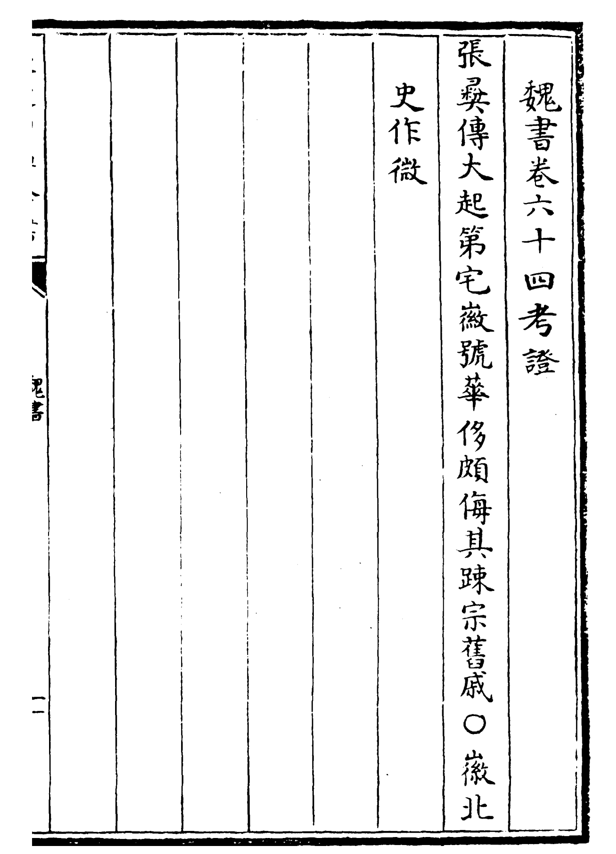
史臣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高祖經綸之始獨

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動靜稱述張彛風力謇謇有王

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猶在並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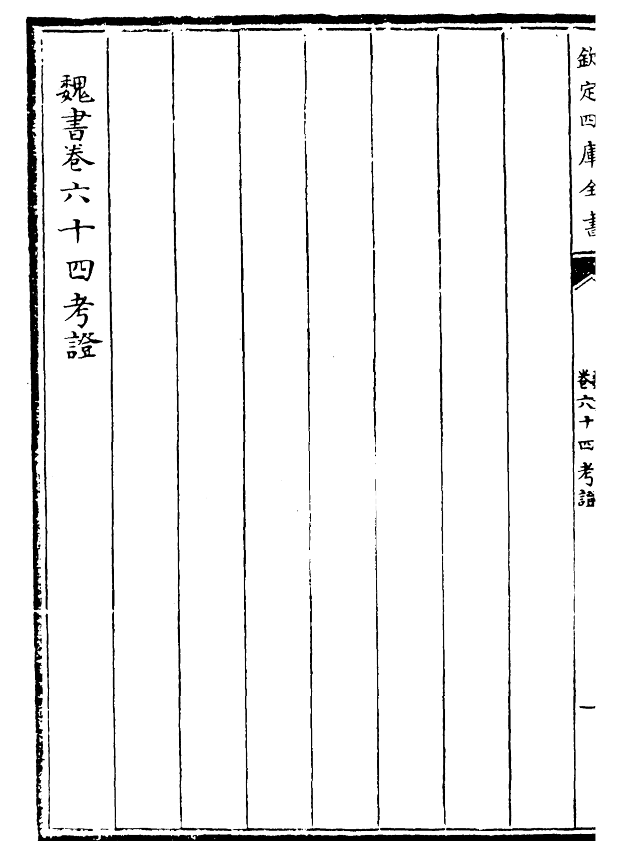
有命俱嬰世禍悲哉始均才志未申惜也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
卷六十四
魏書卷六十四



魏書卷六十四考證

張彝傳大起第宅㣲號華侈頗侮其踈宗舊戚○㣲北史作微



魏書卷六十四考證

謹案卷六十三第一頁後五行高祖嘉納之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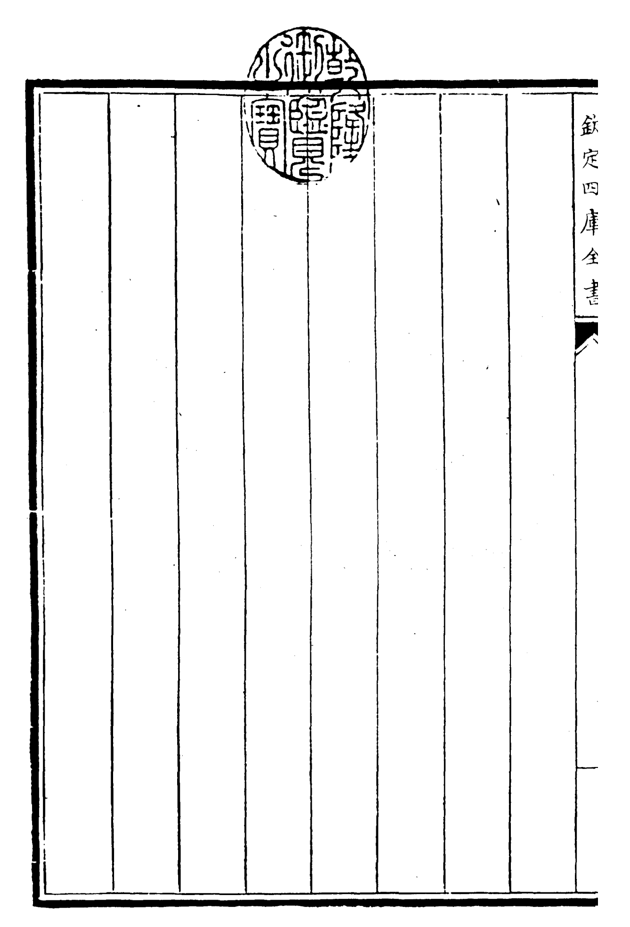
嘉訛嗟據毛本改

第七頁後四行宜謚匡公詔謚宣簡刊本宜訛宣

宣訛宜據諸本改

卷六十四第十一頁前三行俱以勲舊被徵刊本

勲訛勤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劉復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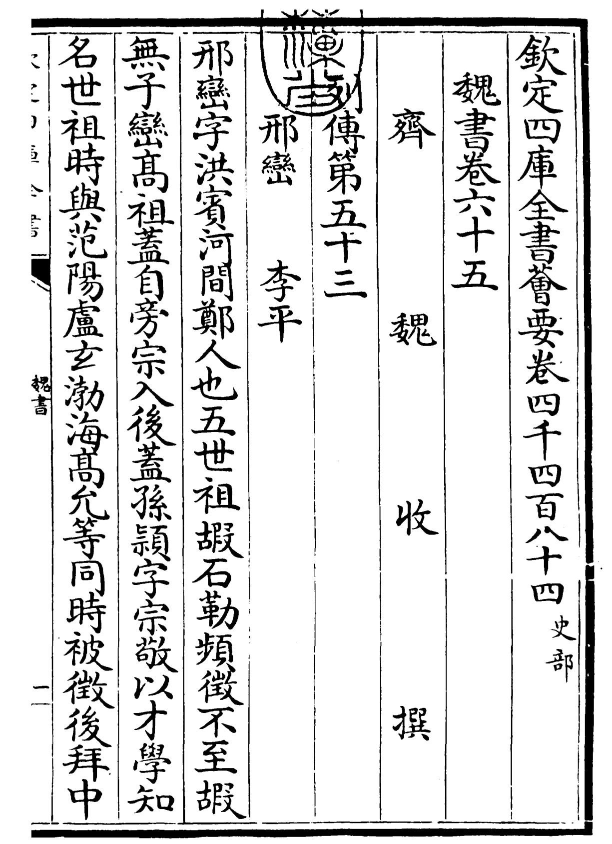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六十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魏書卷六十五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三

邢巒　李平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也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潁字宗敬以才學知名世祖時與范陽盧玄渤海高允等同時被徵後拜中

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寧朔將軍平城子銜命使於劉義隆後以病還鄉里久之世祖訪潁於羣臣曰往憶邢潁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對曰潁卧疾在家世祖遣太醫馳驛就療卒贈冠軍將軍定州刺史諡曰康子脩年即巒父也州主簿巒少而好學負帙尋師家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髯姿貌甚偉州郡表貢拜中書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為高祖所知賞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賾還拜通直郎

轉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座席高祖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高祖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高祖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乃至如此巒曰新野既摧衆

城悉潰唯有伯玉不識危機平殄之辰事在旦夕高祖曰至此以來雖未擒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為露布耳尋除正黄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世宗初巒奏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帛安國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綺至乃以紙絹為帳扆銅鐵為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

憂務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
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
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
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
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
為要須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尋正尚書常侍如故蕭
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
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假鎮西將軍進退徵攝得以便

宜從事巒至漢中白馬以西猶未歸順巒遣寧遠將軍楊舉統軍楊衆愛汜洪雅等領卒六千討之軍鋒所臨賊皆款附唯補谷戍主何法静據城拒守懸等進師討之法静奔潰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蕭衍龍驤將軍關城流雜疑李侍叔逆以城降蕭衍輔國將軍任僧幼等三十餘將率南安廣長東洛大寒武始除口平溪桶谷諸郡之民七千餘戸相繼而至蕭衍平西將軍李天賜晉壽太守王景胄等擁衆七千屯據石亭統軍韓多寶

等率衆擊之破天賜前軍趙賭擒斬一千三百遣統軍李義珍討晉壽景肖宵遁遂平之詔曰鑾至彼須有板官以懷初附高下品第可依征義陽都督之格也拜鑾使持節安西将軍梁秦二州刺史蕭衍巴西太守龎景民恃遠不降鑾遣巴州刺史嚴玄思往攻之斬景民巴西悉平蕭衍遣其冠軍将軍孔陵等率衆二萬屯據深坑冠軍将軍曾方達固南安冠軍将軍任僧褒輔國将軍李畎戍石同鑾統軍王足所在擊破之梟衍輔國将

軍樂保明寧朔將軍李伯度龍驤將軍李思賢賊遂保回車柵足又進擊衍輔國將軍范峻自餘斬獲殆將萬數孔陵等收集遺衆奔保梓潼足又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符伯度其殺傷投溺者萬有餘人開地定民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戀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絶唯資水路蕭衍兄子淵藻去年四月十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

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羣劇少年未洽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起曹亮宗臨戎斬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津渠退敗鑠執在獄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劍閣今既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昔劉禪據一

國之地姜維為佐鄧艾既出綿竹彼即投降及苻堅之世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逃命桓温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來恒多不守況淵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剋涪城淵藻復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鬬庸蜀之卒唯便刀矟弓箭至少假有遥射弗至傷人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攻昧侮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業當必

世之期跨中州之饒兼甲兵之盛清蕩天區在於今矣
是以踐極之初壽春馳款先歲命將義陽剋闢淮外謐
以風清荊沔於焉肅晏方欲偃甲息兵候機而動而天
贊休明時來斯速雖欲靖戎理不獲已至使道遷歸誠
漢境佇拔臣以不才屬當戎寄内省文吏不以軍謀自
許指臨漢中惟規保疆守界事屬艱途東西寇竊上憑
國威下仗將士邊帥用命頻有薄捷藉勢乘威經度大
劒既剋南安據彼要險前軍長邁已至梓潼新化之民

飜然懐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居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
出為爾稽緩懼失民心則更為寇今若不取後圖便難
輒率愚管庶幾殄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且益州殷實
戸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實在于兹
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略臣之在此便為無事乞歸
侍養徼展烏鳥詔曰若賊敢闚闟覬覦翦撲如其無也
則安民保境以悅邊心子蜀之舉更聽後勑方將席卷
岷蜀電掃西南何得辭以戀親中途告退宜勗令圖務

申高略繼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鬬實力故也况臣才絶古人智勇又闕復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尅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臣今請二萬五千所增無幾又劔閣天險古來所稱張載銘

云世亂則逆世清斯順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誠知征
戎危事不易可為自軍度劒閣以來鬢髮中白憂慮戰
懼寧可一日為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
恐辜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禄是以孜孜頻有陳請
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剋涪城便是
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
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作萬全
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剋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

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迫遞恒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
統綰勢難故增立巴州鎭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
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五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
豪右文學箋啓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
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巴境民豪便是
無梁州之分是以鬱怏多生動靜比建議之始嚴玄思
自號巴州刺史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戶
餘四萬若彼立州鎭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

不復勞征自為國有世宗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巒既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蕭衍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降衍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氐楊集起等反叛巒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語在豎眼傳巒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細民以惠歲餘之後頗因百姓去就誅滅齊民籍為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歛

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蕭衍遣兵侵軼徐兗緣邉鎮戍相繼陷沒朝廷憂之乃以巒為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世宗勞遣巒於東堂曰蕭衍寇邉旬朔滋甚諸軍舛互規致連戍陷沒宋魯之民尤罹湯炭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勉建殊績以稱朕懷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巒對曰賊雖送死連城犬羊衆盛然逆順理殊滅當無遠況臣仗陛下之神算奉律以摧之平殄之

期可指辰而待願陛下勿以東南為慮世宗曰漢祖有
云金吾擊郾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先是蕭
衍輔國將軍蕭及先率衆二萬寇陷固城冠軍將軍魯
顯文驍騎將軍相文玉等率衆一萬屯於孤山衍將角
念等率衆一萬擾亂黽蒙土民從逆十室而五蠻遣統
軍樊魯討文玉別將元恒攻固城統軍畢祖朽討角念
樊魯大破文玉等追奔八十餘里斬首四千餘級元恒
又破固城畢祖朽復破念等兖州悉平蠻破賊將藍懷

恭於睢口進圍宿豫而懷恭等復於淮南造城規斷水陸之路巒身率諸軍自水南而進遣平南將軍楊大眼從北逼之統軍劉思祖等夾水造筏燒其船舫衆軍齊進拔柵填壍登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擊仍陷賊城俘斬數萬在陳別斬懷恭擒其列侯列將直閤直後三十餘人俘斬一萬宿豫既平蕭昞亦於淮陽退走二戍獲米四十餘萬石世宗賜巒璽書曰知大龕醜虜威振賊庭淮外霧披徐方卷瀋王略遠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

何快如之賊衍此舉實為傾國比者宿豫陷没淮陽嬰城凶狡偁張規抗王旅将軍忠規協著火烈霜摧電動岱陰風掃沂嶧遂令逋誅之寇一朝殲夷元鯨大憝千里折首殊勲茂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宜盪乘勝掎角勢不可遺便可率厲三軍因時經略申威東南清彼江介忘此仍勞用圖永逸進退規度委之高算又詔巒曰淮陽宿豫雖已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並勢摧殄可率二萬之衆渡淮與征南掎角以圖

進取之計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帥衆會之巒表曰奉被詔旨令臣濟淮與征南犄角乘勝長驅實是其會但愚懷所量竊有未盡夫圖南因於積風伐國在於資給用兵治戎須先計校非可抑為必闕幸其無能若欲掠地誅民必應萬勝如欲攻城取邑未見其果得之則所益未幾不獲則虧損必大蕭衍傾竭江東為今歲之舉疲兵喪衆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笑天下雖野戰非人敵守城足有餘今雖攻之未易可

剋又廣陵懸遠去江四十里鍾離淮陰介在淮外假其
歸順而來猶恐無糧艱守况加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
軍士從戎二時疲敝死病量可知已雖有乘勝之資懼
無遠用之力若臣之愚見謂宜修復舊戍牢實邉方息
養中州撮之後舉又江東之釁不患久無畜力待機謂
為勝計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勅何容猶爾盤桓方有
此請可速進軍經略之宜聽征南至要巒又表曰蕭衍
侵境久勞王師令者奔走實除邉患斯由靈賛皇魏天

敗寇豎非臣等弱劣所能剋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
復邊鎮俟之後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蜋之志何
能自息唯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
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能為得失之計不顧
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屯
兵蕭密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以八
十日糧圖城者臣未之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為前戒豈
容今者復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

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自敝苦遣臣赴彼糧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氷雪取濟何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剋狀若其不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既謂難何容強遣詔曰安東

頻請罷軍遲回未往阻異戎規殊乖至望士馬旣殷無容停積宜務神速東西齊契乘勝掃殄以赴機會巒累表求還世宗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畧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為侍中亮於是奏劾巒在漢中掠良人為奴婢巒懼為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龎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竒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為巒言於

世宗云繼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為此獄也世宗納之高肇以繼有剋敵之效而為昶等所排助繼申釋故得不坐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悦以城南入蕭衍遣其冠軍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繼持節率羽林精騎以討之封平舒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戸賞宿豫之功也世宗臨東堂勞遣繼曰司馬悦不慎重門之戒智不足以謀身匪直喪元隸賢乃大虧王略懸瓠密邇近畿東南藩捍兼云闕公在彼憂慮尤深早生理

不獨立必遠引吳楚士民同惡勢或交兵卿文昭武烈朝之南仲故令卿星言電邁出其不意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以平之巒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能構成此也但因司馬悅虐於百姓乘衆怒而為之民為凶威所懾不得已而苟附假蕭衍軍入應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擒耳不能為害也早生得衍軍之接溺於利欲之情必守而不走今王師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

垂慮世宗笑曰卿言何其壯哉深會朕遣卿之意知卿親老頗勞於外然忠孝不俱才宜救世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賊遣大將軍胡孝智率衆七千去城二百逆來拒戰巒擊破孝智乘勝長驅至於懸瓠賊出城逆戰又大破之因即渡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之詔加巒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征南將軍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於懸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掎角

攻之衍將齊茍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鑾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尅清妖醜鴻勲碩美可謂無愧古人鑾對曰此自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世宗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欲功成而不處鑾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為懐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延昌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一鑾才兼文武朝野瞻望

上下悼惜之詺賻帛四百匹朝衣一襲贈車騎大將軍
瀛州刺史初世宗欲贈冀州黄門甄琛以巒前曾劾已
乃云瀛州巒之本邦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為詺乃云
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謚曰文定
子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解褐司徒行參軍襲
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
子久抱沉屈臣父屢為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
唯為忠臣不為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為長兼吏部郎

中出為安遠將軍平州刺史時北蕃多難稽留不進免
孝莊初除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東道軍司討逆賊
劉舉於濮陽不剋還除散騎常侍加前將軍永安二年
坐受任元顥除名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出帝
時轉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孝静初以本官領嘗藥典御
加車騎將軍久之除大司農卿與少卿馬慶哲至相糾
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六贈本
將軍光禄勲卿幽州刺史

子祖微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巒弟儒瀛州鎮遠府長史給事中

儒弟偉尚書郎中卒贈博陵太守子昕在文苑傳

偉弟季彥

季彥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

詠起家太學博士司徒東閣祭酒世宗初為與廣平王

懷遊晏左遷鄭縣令未之官除給事中遷司空主簿本

州中正汝南王文學稍遷輔國將軍司空長史兼吏部

郎中以本將軍出為南兖州刺史徵為太中大夫兼丞相高陽王右長史尋以本將軍除滄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孝昌中卒時年五十一贈征北將軍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為南兖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為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為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

子測武定末太子洗馬

測弟亢字子高頗有文學釋褐司空行參軍遷廣平王開府從事中郎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蕭衍時年二十八還除平東將軍齊文襄王大將軍府屬又轉中外府屬武定七年坐事死於晉陽年三十四

巒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徵除著作郎領樂良王傅後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彧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年七十三

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為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員外常侍鄭縣子使於蕭賾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後遷中書侍郎俄遷太子中庶子卒年四十六朝廷嗟惜焉贈建威將軍平州刺史樂城子謚曰定

祐從子虬字神虎少為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為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高祖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之禮虬以經對大合上旨轉司徒屬國子博

士高祖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虬往往折以五經正禮轉尚書右丞徙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座奏轘之而潴其室宥其二子虬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逆者戮及期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逆甚梟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絶遺育永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不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於新邑漢法五月

食梟羹皆欲絶其類也奏入世宗從之尋除司徒右長
史遷龍驤將軍光祿少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歸值秋
水暴長河梁破絶虬得一小船而渡漏而不沒時人異
之母喪哀毀過禮為時所稱年四十九卒贈征虜將軍
幽州刺史謚曰威虬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
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有二子
長子臧在文苑傳
臧弟子才武定末太常卿

虬從子策亦有才學卒於齊王儀同開府主簿

李平字曇定頓丘人也彭城王嶷之長子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高祖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拜太子中舍人遷散騎侍郎舍人如故遷太子中庶子平因侍從容請自效一郡高祖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車駕南伐以平兼冀州儀同開府長史甚著聲稱仍除正長史

太守如故未幾遂行河南尹豪右權貴憚之世宗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以稱職正尹長史如故車駕將幸鄴平上表諫曰伏見已丑詔書雲軒鑾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驂剋駕近日將欲講武淇陽大習鄴魏馳驌驦於綠竹之區騁騏驥於漳滏之壤斯誠幽顯同忻人靈共悅臣之愚管竊有惑焉何者嵩京創構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

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
知兼歷歳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已來差得休息事農
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
瀍人急其務寔宜安静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年之
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一夫從
役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鑾駕所幸騰踐
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海耀武崧原禮射伊洛士
馬無跋涉之勞兆民有康哉之詠可不美歟不從詔以

本官行相州事世宗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加征虜將軍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堂親為立讚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焉加平東將軍徵拜長兼度支尚書尋正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為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鎮北將軍行冀州事以討之世宗臨式乾殿勞遣平曰愉朕之元弟

居不疑之地豺狼之心不意而發欲上傾社稷下殘萬姓大義滅親夫豈獲止周公行之於古朕亦當行之於今委卿以專征之任必令應期摧殄務盡經略之規勿虧推轂之寄也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歔欷流涕乎對曰臣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令大宥既敷便應有征無戰脫守迷不悟者當仰憑天威抑厲將士譬猶太陽之消微露巨海之蕩熒燭天時人事滅在昭然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

不悛待戮則鳴鼓釁鐘非陛下之事乎進次經縣諸軍
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
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賊攻圍濟州軍拔柵
塡塹未滿者數尺諸将合戰無利而還憚於更進平親
入行間勸以重賞士卒乃前大破逆衆愉時墜馬乃有
一人下馬授愉止而鬬死乘勝逐北至於城門斬首數
萬級遂圍城燒門愉與百餘騎突門出走遣統軍叔孫
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擒愉冀州平世宗遣兼給事黄

門侍郎祕書丞元梵宣旨慰勞徵還京師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為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為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其定冀之勲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偽一以景明年前為限於是爭訟止息武川鎮民飢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賑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世宗原之遷中書令尚

書如故肅宗初轉吏部尚書加撫軍將軍平高明彊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為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勲請酬以山河之賞靈太后乃封武邑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戸縑二千五百疋先是蕭衍遣其左游擊將軍趙祖悅偷據西硤石衆至數萬以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尅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奬以通直

郎從賜平緜帛百段紫紬金裝衫甲一領賜奬緜布六十段絳衲襖一領父子重列拜受家庭觀者榮之於是率步騎二千以赴壽春平巡視硤石内外知其盈虛之所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剋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屢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軍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令崔亮督陸卒攻其城西李崇勒水軍擊其東面然後鼓噪南北俱上賊衆周章東

西赴戰屠賊外城賊之將士相率歸附祖悅率其餘衆
固保南城通夜攻守至明乃降斬祖悅送首於洛俘獲
甚衆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平還
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杖一口時南徐
州表云蕭衍堰淮水為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為不假兵
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靈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勑平
前鳴簫管肅宗手賜縑布百段熙平元年冬卒遺令薄
葬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疋靈太后

為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兾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製詩賦箴誄詠頌別有集録

平長子奬字遵穆襲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自太尉參軍事稍遷通直郎中書侍郎直閤將軍吏部郎中征虜將軍遷安東將軍光禄大夫仍吏部郎中又以本官兼尚書出為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初元乂擅朝奬為其親

待頻居顯要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為散騎常侍鎮東將軍河南尹奬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奬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奬傳首洛陽出帝時奬故吏通直散騎常侍宋游道上書理奬曰臣聞賞善罰惡謂之二機有道存焉所貴不濫是以子胥無罪吳人痛之郤宛不幸國言未息故河南尹李奬門居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是兼周用自少及長忠孝為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譽襟懷

放暢風神爽發實廊廟之瑚璉社稷之楨幹往歲北海
竊據負扆當朝王公卿士俛眉從事而獎闔門百口同
居京洛既被羈縶自拔無由託使東南情存避難當時
物論謂其得所然北海未敗之日徐州刺史元孚為其
純臣莫之敢距表啓相望遲速唯命及皇輿返正神器
斯復輕薄之徒共生僥倖詭言要賞曲道求通濫及善
人稱為己力若以獎受命賊朝語跡成罪便與天下共
當此責于時朝旨唯命免官亦既經恩方加酷濫伊昔

具臣比肩賊所身臨河上日尋干戈時逢寛政任遇不
改一介使人獨嬰斯戮凡在有心孰不嗟悼前朝所以
論功者見其遑人且相慰悅其有郭默生亂劉胤懸首
事乃權宜蓋非實錄昔鄧艾下世段灼理其寃馬援物
故朱勃申其屈臣雖小人趣事君子有懷舊恩義兼人
故見其若此久欲陳辭含言未吐遂至今日幽泉已閉
壟樹成行内手捫心顧懐愧慨幸逢興聖理運唯新雖
曰纂戎事同創革頻有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

蒙追復而奬雜木猶存牛車未改士感知己懷此無忘輕率瞽言干犯輦轂伏願天鑒賜垂矜覽加其贈秩慰此幽魂詔贈衛將軍兾州刺史

子構襲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齊受禪爵例降

構弟訓太尉默曹条軍

奬弟諧字虔和風流閑潤博學有文辯當時才俊咸相欽賞受父前爵彭城侯自太尉条軍歷尚書郎徐州北海王顥撫軍府司馬入為長兼中書侍郎崔光引為兼

著作郎諧在史職無所歷意加輔國將軍相州大中正
光祿大夫除金紫光祿大夫加衛將軍元顥入洛以為
給事黃門侍郎顥敗除名乃為述身賦曰夫休咎相躡
禍福相生龜筮迷其兆聖達蔽其萌覽成敗於前迹料
趣捨於人情咸爭途以走利罕外已以逃名連從車以
載禍多厩馬以取刑豈知夫一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
傾伊薄躬之悔吝無性命之淑靈藉休庸於祖武仰餘
烈於家聲徒從師以下學乏遊道於上京洎方年之四

五實始笄之弱齡爰釋巾而從吏謬邀寵於時明彼闕字
闕字之赫赫乃陋周而小漢帝文篤其成功我武治其末
亂掩四奧而同軌穆三辰而貞觀威北暢而武戢禺南
遷而文煥異人相趨於絳闕鴻生接武於儒館總羣雅
而同歸果方貞而殊貫伊濫吹之所從初竊服於穿旅
奉盛王之高義遊兎園而容與綴鴻鷺之末行連英髦
之茂序及伯舅之西伐赫靈旗之東舉復奉役於前轅
仍執羈於後距迫玄冬之暮歲歷關山之遐阻風激沙

而破石雪浮河而漫野樂在志其無端悲涉物而多緒俄宮車之晏駕改乘轅而歸子屬推恩之在今自傍枝而禔福既獻(闕字)以命宗叨微躬於侯服禮空文於覲饗賦無征於湯沐思守位而匪懈每屏居而自肅忽忝命於建禮遊丹綺之重複信茲選之為難乃上應於列宿陽源猶且自免何稱仲治與太叔余生(闕字)之蕭散本寓名而為仕好不存於吏法才實踈於政理竟火燭之不事徒博奕其賢已竊自託於諸生頗馳騁於文史通人

假其餘論士林察於闕字理乃妄涉於風流遂飾輩於士子且以自託闕四字

雖邇傒塵滓而賞許雲霞棲閑虛以築館背城闕而為家帶二學之高宇遠三市之狹邪事雖儉而未陋製有度而不奢山隱勢於複石水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好事之車或林嬉於月夜或水宴於景斜肆雕章之腴旨咀文藝之英華羞綠芰與丹藕薦朱李及甘瓜雖慙洛水之名致有類金谷之諠譁聊自足於所好

豈留連於彧號思烱戒而自反朂身名於所蹈奉哲后之淵猷讚崇虔於華奥豈千乘之乏使感一眄之相勞竟不留於三月因病湍而休告彼東觀之清華乃任隆於載筆蔡一去而貽恨張再選而有述忽牽短而濫官司惇史於藏室慙班子之繁麗微馬生之簡實復通籍而延寵陪帝扃之華宻信儀鳳之所棲乃絲文之自出歷五載而徘徊猶官命之不改謝能飛於無翼故同滯於有待晚加秩於戎章乃（闕一字）號之斯在屬運道之將季

諒冠屨之無碍奄昇御於鼎湖忽流哀於四海昔漢命之中微皇統於是三絶曁孝昌之陵陂亦繼闕字而禍結將小雅之詩廢復三綱之道滅思跼蹐於時昏獨沉吟於運閉遂退處於窮里不外交於人世及數反於中興驅時雄而電逝既藉取亂之權方乘轉圓之勢俄隙開而守廢遂冠冕之毀裂彼膏原而塗野嗟衛肝與稽血何古今之一揆每治少而亂多盧遁身於東掖荀宭迹於南羅時獲逃於闕字阜仍竄宿於巖阿首丘急於明發

東路長其如何遽登舟而鼓枻乃泝洛而汎河鶩寸陰
於不測競征鳥於歸波時在所而放命連百萬於山東
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於觜距咸邑爐
而野空徑黎陽之冦聚迫崖壘之渢隆躁通川而鼎沸
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罹於兹日諒陳蔡之非窮乘虎口
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得投憇於濮陽實陶衞之舊壤
望鄉村而佇立曽不遙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
之晝上王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

張天畢之層網裁一鼓而氷銷俄氛祲之廓蕩昔遼生之出奔覦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返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蕞爾本無傒於衰盛忻草茅而偃伏且優游於宸慶復推斥於宦流延光華於璽命甫闈内侍之忝復奉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鬱貂玉之相映時權定之云初尚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絡師出楚而飈發旆陵江而雲矯闢閶闔之峥嶸端冕旒於億兆神駕逝以流越

翠華飈而繚繞苟命舛而數違雖功深而祚天時難忽
然已及網羅周其四張非五三之親罷罕狥節於漢陽
彼百寮之冠帶咸北面於西王矧恩疎而任遠固身存
而義亡及宸居之反正振天網於頹綱甄大義以明罰
虛半列於周行乃褫帶而來反驅下澤於故鄉探宿志
以內求撫身途而自計不詭遇以邀合豈釣名以干世
獨浩然而任己同虛舟之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亦豈
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遣忘懷自深遇物栖息觸地

山林雖因西浮之迹何異東都之心願自託於魚鳥永得性於飛沉庶保此以獲没不再罪於當今孝静初遭母憂還鄉里徵為魏尹將軍如故以禫制未終表辭朝議亦以為優仍許其讓蕭衍求通和好朝廷盛選行人以諧兼散騎常侍為聘使主諧至石頭蕭衍遣其主客郎范胥當接諧問胥曰主客在郎官幾時胥答曰我本訓胄虎門適復今任諧言國子博士不應左轉為郎胥答曰特為接應遠賓故權兼耳諧言屈己濟務誠得事

宜由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胥答曰自顧菲薄不足對揚盛美豈敢言屈胥問曰今猶尚暖北間當小寒於此諧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鄴下豈是測影之地諧答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既稱盛美何事遷鄴諧答曰不常厥邑于茲五邦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所怪胥曰殷人否危故遷相耿貴朝何為而遷諧答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俟於隆替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

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説乃是俳諧亦何足道蕭衍親問諧曰魏朝人士德行四科之徒凡有幾人諧對曰本朝多士義等如林文武賢才布在列位四科之美非無其人庸短造次無以備啓衍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雖人物之盛豈得頓如卿言諧曰愚謂周稱十人本舉佐命至於濟濟多士實是文王之詩皇朝廊廟之才足與周人有競

衍曰若爾文足標異武有冠絶者便可指陳詔曰大丞
相渤海王秉文經武左右皇極畫一九州懸衡四海録
尚書汝陽王元叔昭尚書令元世儁宗室之秀綰政朝
端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高隆之並時譽民英戮力
匡輔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勲賢忠亮宣贊王猷自餘才
美不可具悉衍曰故宜輔弼幼主永固基業深不可言
江南稱其才辯使還除大司農卿加驃騎將軍轉祕書
監遇偏風廢頓武定二年卒年四十九時人悼惜之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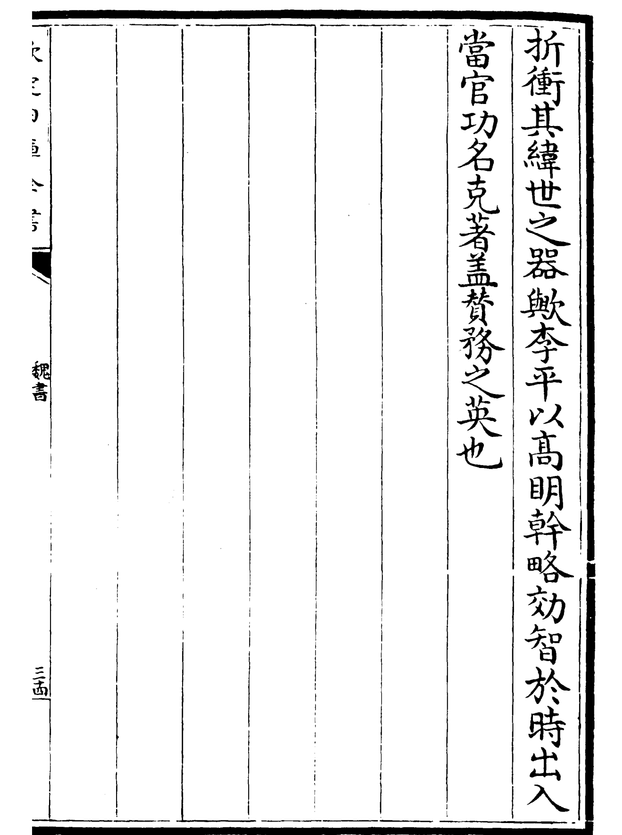
驃騎大將軍衛尉卿齊州刺史所著文集別有集錄行於世

長子嶽武定末司徒祭酒

嶽弟庶尚書南主客郎

詣弟邕字修穆幼而儁爽有逸才著作佐郎高陽王雍友凡所交遊皆倍年儁秀才藻之美為時所稱年二十五卒贈鎮遠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文

史臣曰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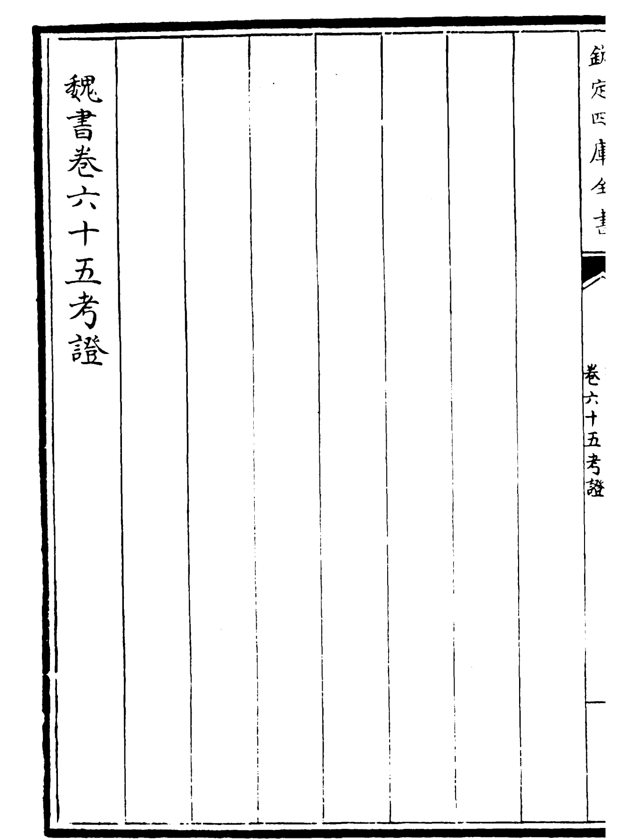
折衝其緯世之器歟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蓋贊務之英也

魏書卷六十五

魏書卷六十五考證

邢巒傳河間鄚人也○鄚應作鄭史記趙世家注鄭屬涿郡觀本傳巒弟晏左遷鄭縣令巒叔祖祐子彦假員外常侍鄭縣子益可知其誤矣

子蜀之舉更聽後勑○子當作平



魏書卷六十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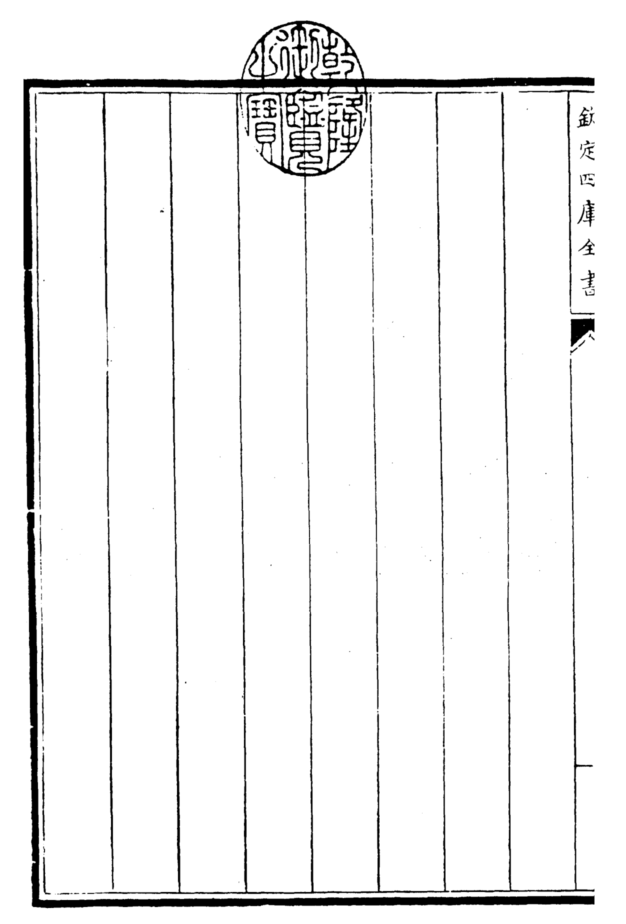
謹案第八頁後六行傅豎眼刋本傅訛傳今改

第十一頁前二行奉被詔旨刋本被訛彼據明監本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虬以經對刋本經訛禮今改

第三十二頁前五行何事遷鄴刋本遷訛還據明監本改

後七行本舉佐命刋本舉訛無據毛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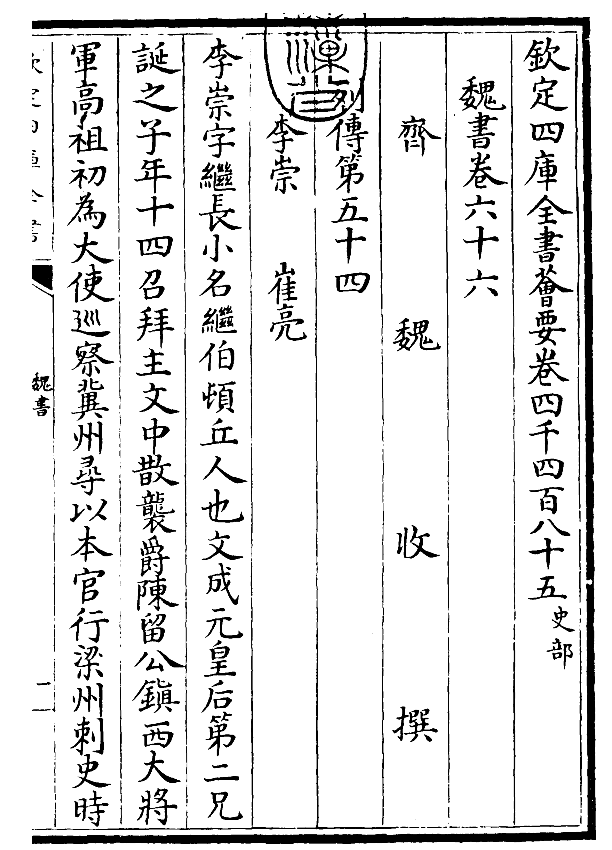
覆校官編修臣方　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蘇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六十六 六十七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魏書卷六十六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四

李崇 崔亮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高祖初為大使巡察兾州尋以本官行梁州刺史時

巴氐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為荆州刺史鎮上洛勑發陜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高祖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即帖然尋勒邊戍掠得蕭賾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之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以本將軍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

發之處雙梔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為節次後聞者以三為節各擊數千梔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之内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為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詔崇以本官副焉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搔擾南北崇遣高平人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為謀主數月

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為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氐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蕭鸞相結詔崇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數萬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羣氐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大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硤之口積大木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

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乃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
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尅武興蕭鸞梁州刺史陰
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
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高祖在南
陽覽表大悦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之功也以崇
為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本將軍梁州刺史高祖手詔
曰今仇隴尅清鎮捍以德文人威惠既宣寔允遠寄故
敕授梁州用寧邊服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

肓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世宗初徵為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尋加撫軍將軍正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燕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遊擊將軍李暉先鎮此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為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燕等徙萬餘戸於幽幷諸州世宗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開國伯邑五百戸東荆州蠻

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蕭衍共為脣齒遣兵應之諸將擊討不利乃以崇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蠻諸軍事進號鎮南將軍率步騎以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剋捷生擒樊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詔以崇為使持節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轉中護軍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途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朐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

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威重遥運督箅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刺史如故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云

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
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
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
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
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
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
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
僕住在此州去此三百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

疑其有異便即詰問迹其由緒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賔今住揚州相國城内嫂姓徐君脫矜愍為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賔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賔問曰爾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賔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

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
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
無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
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没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
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没者二板而已州府勸崇
棄壽春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德薄招災
致此大水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
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黄河吾豈愛一軀

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死守此城幸諸君勿言時州人裴絢等受蕭衍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為亂宗皆擊滅之宗以洪水為災請罪解任詔曰卿居藩累年威懷兼暢資儲豐溢足制勍寇然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宗又表請解州詔報不聽是時非宗則淮南不守矣宗沉深有將略寛厚善御衆在州凡

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賊甚憚之蕭衍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世宗雅相委重衍無以措其姦謀衍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户郡公諸子皆為縣侯欲以搆崇表言其狀世宗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為比衍每歎息服世宗之能任崇也肅宗踐祚褒賜衣馬及蕭衍遣其遊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内又遣二將昌義

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蕭衍霍州司馬田休等率衆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紵麻戍主陳平玉南引衍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

衍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乖角不相順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鬬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語在平傳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衍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為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板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栰又

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肅宗乃以元志代之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如故不行崇上表曰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故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

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黌序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復彰化致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紛綸掩藹響流無已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遺文燦然方軌前代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徙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以新品制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使揖讓之禮横被於崎嶇歌詠之音聲溢於

仄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劒弗追世宗統歴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竊惟皇遷中縣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塼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牆垣頹壞皆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

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
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
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
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禄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絶
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
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
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
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

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
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
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
寧土木之功幷減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
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修使辟雍之禮蔚
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
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
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庠游夏可致之於下

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為晚也靈太后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勑有司別議經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又授右光禄大夫出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幽燕瀛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定州刺史儀同如故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驃騎儀同如故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

厚明於決斷受納辭訟必理在可推始為下筆不徒爾收領也然性好財貨販肆聚斂家資巨萬營求不息子世哲為相州刺史亦無清白狀鄴洛市鄽收擅其利為時論所鄙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肅宗目而壯之朝廷莫不稱善崇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後北鎮破落汗拔陵反叛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

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黄門於顯陽殿詔曰朕比以鎮人搆逆登遣都督臨淮王彧時除蒴軍屆五原前鋒失利二將殞命兵士挫衂又武川乖防復陷凶手恐賊勢侵淫寇連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以副朕懐吏部尚書元脩義曰彊寇充斥事須得討臣謂須得重貴鎮壓恒朔總彼師旅備衛金陵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令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斾榆關此亦一時之盛

宗乃上表求改鎮為州罷削舊貫朕于時以舊典難革不許其請尋李崇此表開諸鎮非異之心致有今日之事但既往難追為復略論此耳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恒朔除彼羣盜諸人謂可爾以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以舊都在北憂慮金陵臣等實懷悚息李崇德位隆重社稷之臣陛下此遣實合羣望崇啓曰臣實無用猥蒙殊寵位妨賢路遂充北伐徒勞將士無勲而還慙負聖朝於今莫已

臣以六鎮幽垂與賊接對鳴柝聲弦弗離旬朔州名差重於鎮謂實可悅彼心使聲教日揚微塵去塞豈敢導此凶源開生賊意臣之愆負死有餘責屬陛下慈寬賜全胥領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所不敢辭但臣年七十自惟老疾不堪敵場更願英賢收功盛日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陵王淵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

白道之北賊遂幷力攻崇崇與廣陵王淵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淵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淵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為徐州刺史以討法僧為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衞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除改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並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時年七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

雍州刺史謚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增邑一千戸餘如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役頗有將用自司徒中兵參軍超為征虜將軍驍騎將軍尋遷後將軍為三關别將討羣蠻大破之斬蕭衍龍驤將軍文思之等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為李錐肅宗末遷宗正卿加平南將軍轉大司農卿仍本將軍又改授太僕卿

加鎮東将軍尋出為相州刺史将軍如故世哲至州斥
逐細人遷徙佛寺逼買其地廣興第宅百姓患之崇北
征之後徴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毁發其宅表其罪過
後除鎮西将軍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正光五年七月
卒賻帛五百疋朝服一襲贈散騎常侍衛将軍吏部尚
書冀州刺史子如故
世哲弟神軌受父爵陳留侯自給事中稍遷員外常侍
光禄大夫累出征討頗有将領之氣孝昌中為靈太后

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為雙時人莫能
明也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常領中
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
源子邕等討平之武泰初鑾帥李洪扇動諸落伊闕已
東至於鞏縣多被燒劫詔神軌為都督破平之爾朱榮
之向洛也復為大都督率衆禦之出至河橋值北中不
守遂便退還尋與百官候駕於河陰仍遇害焉建義初
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彧之僭立也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彧使元孫討文秀為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道固即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内徙桑乾為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

人眉睫乎先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
先人相命論使人胷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
記之不亮即為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沖甚奇之迎
為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
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薦之為
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郎高祖在洛欲創
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
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高祖曰朕已得之不煩

卿輩也馳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為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簸高祖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世宗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為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為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

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勑亮
推治世宗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
忩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起於世宗前脫冠請罪
遂拜辭欲出世宗曰廣平麤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
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
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世宗識遇以弟託亮亮
引為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世宗令兼侍中盧昶
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

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中正如故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怗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汎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為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

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于斷决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世宗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為九嬪徵為太常卿攝吏部事肅宗初出為撫軍將軍定州刺史蕭衍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都督諸軍事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賊復於

城外置二栅欲拒官軍亮焚擊破之殺三千餘人亮與李崇為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語在平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遊魂此當易以立計擒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掃盪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為本任之雅算

一二往使別宣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
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
平表曰臣以蕭衍將湛僧珍田道龍遊魂境內猶未收
跡義之神念尚住梁城令都督崔亮權據下蔡別將瓮
生即住東岸與亮接勢以防橋道臣發引向堰舍人曹
道至奉勑更有處分而亮已輒還京按亮受付東南推
轂是託誠應憂國忘家致命為限而始屆汝陰盤桓不
進暨到寇所停淹八旬所營土山攻道並不克就捐費

糧力坐延歲序賴天威遠被士卒憤激東北騰上垂至北門而亮遅回仍不肯上臣逼以白刃甫乃登陟及平硤石宜聽處分方更肆其專恣輕輙還歸此而不糾法將焉寄按律臨軍征討而故留不赴者死又云軍還先歸者流軍罷先還尚有流坐況亮被符令停委棄而反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緣情據理咎深故留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為臣不忠去留自擅既損威稜違我經畧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幾庶兹惡

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
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
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
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為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
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
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滯者皆
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
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

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為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為貽厥之累昨為此格

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恠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
吾言當為汝論之吾兼正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
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
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
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
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
察天下劉殺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
以管闚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

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靣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産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

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
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别魏之失才從亮始也
轉侍中太常卿尋遷左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
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
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正光二年秋疽發
於背肅宗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送所負荷及
印綬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賵物七百
段蠟三百斤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冀州刺史謚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碾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彊幹善於當世

士安歷尚書比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

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郎中

士和歷司空主簿通直郎從亮征硤石以軍勲拜冠軍

將軍中散大夫西道行臺元脩義左丞行涇州事蕭寳
夤之在關中高選寮佐以爲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
使詐降寳夤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爲隴右行臺令入秦
撫慰爲念生所害
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肅
宗末荆蠻侵斥以士泰爲龍驤將軍征蠻别將事平以
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兖二州
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肅

子肇師襲爵武定末中書舍人

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

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為冀州别駕

敬默弟隠處青州州都亮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

焉

亮從父弟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

伯雙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

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為奏聞高祖嘉而許之太和二十

年以光韶為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
未登讓品屬逢皇朝貽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高
祖善之遂以和為廣陵王國常侍尋勑光韶兼祕書郎
掌校華林御書肅宗初除青州治中後為司空騎兵參
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為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
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勑知州
事光韶清直明斷民吏畏愛之入為司空從事中郎以
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

為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毅聲韻抗烈與人平
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為忿怒然孔懷雍
睦人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民十餘萬衆
攻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為長史以
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
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
朝廷嘉之發使慰勞焉尋為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
河以南莫不風靡而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

欣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祏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各何如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資讎敵賊臣亂子曠代少儔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尋徵輔國將軍廷尉少卿未至除太尉長史加左將軍俄遷廷尉卿時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

陽城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為瑩求寛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彊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閒搉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黄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内家别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

篋充積議者譏其矯畱其家資産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而弼貪惏多諸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辭色不屈會樊子鵠為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

之後刺史侯淵代下疑懼停軍盃都謀為不軌令數百騎夜入南郭刼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兵者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父老知復何計淵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絶誡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以禄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為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閥亦何足言也吾既運

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橫禍權作松櫬亦可為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

光韶弟光伯尚書郎青州别駕後以族弟休臨州遂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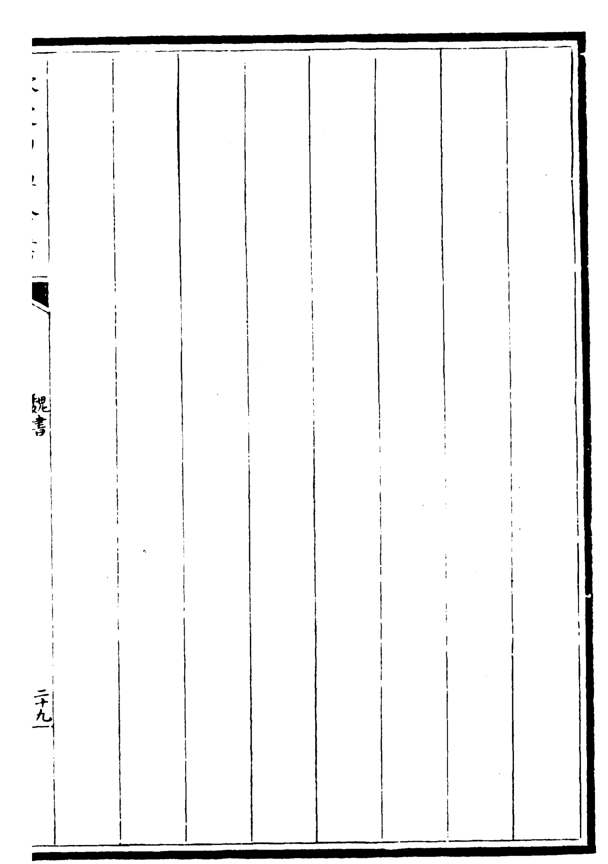
牒求解尚書奏按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之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請宜許遂以明道敎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肅宗詔曰光伯自蒞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録可更申三年以厲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前廢帝時崔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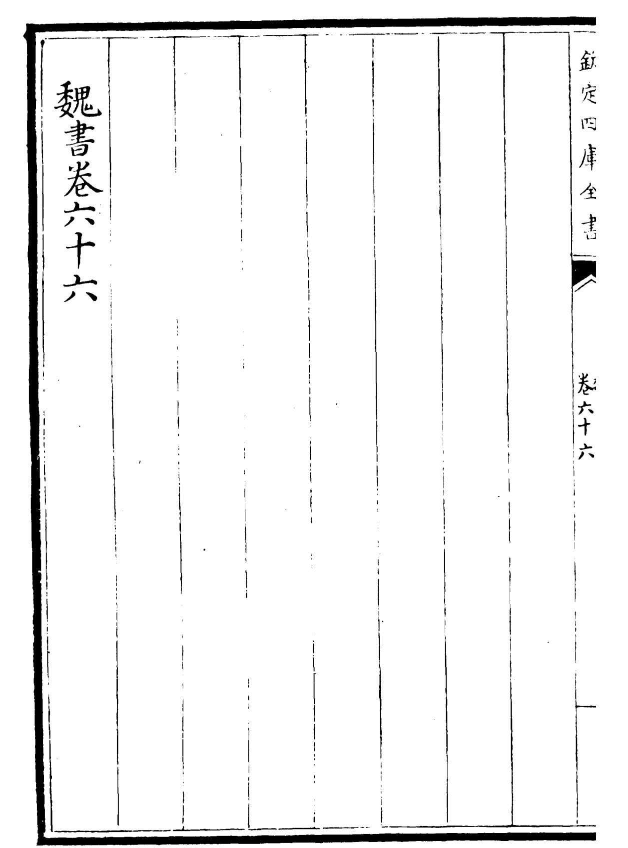
螭張僧晧起逆攻東陽旬日之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曰城民陵縱為日已久人人恨之其氣甚盛古人有言衆怒如水火焉以此觀之今日非可慰諭止也貴平彊之光韶曰使君受委一方董攝萬里而經略大事不與國士圖之所共腹心皆趨走羣小既不能綏遏以杜其萌又不能坐觀待其衰挫蹙迫小弟從為無名之行若單騎獨往或見拘縶若以衆臨之勢必相拒敵懸見無益也貴平逼之不

得已光伯遂出城數里城民以光伯兄弟羣情所繫慮人刼留防衛者衆外人疑其欲戰未及曉諭為飛矢所中卒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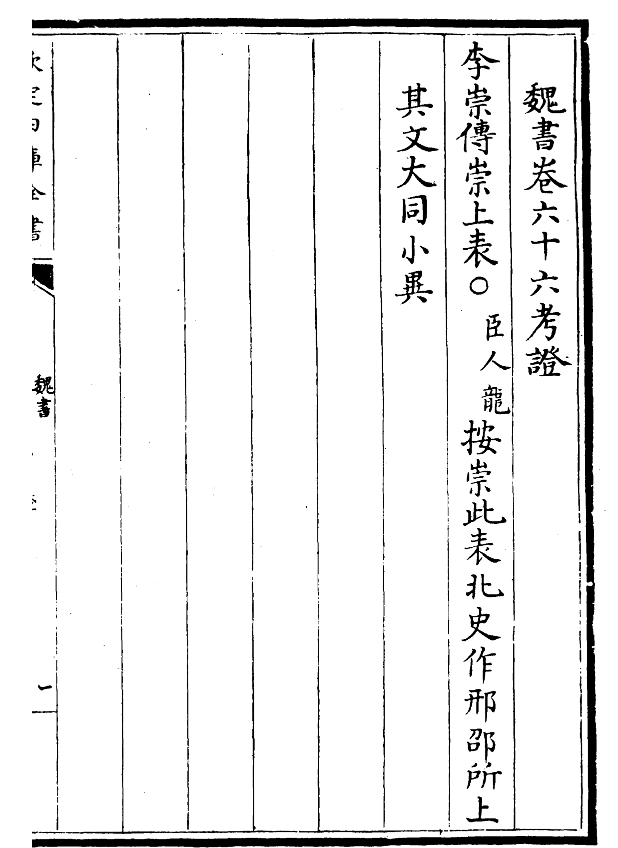
子滔武定末殷州別駕

史臣曰李崇以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美矣崔亮既明達後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為國蠹無所茍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魏書卷六十六



魏書卷六十六考證

李崇傳崇上表○臣人龍按崇此表北史作邢邵所上其文大同小異

魏書卷六十六考證